

# 吟啸菊坛

大写尚长荣

陈云发◎著



字出版社

吟啸菊坛

——  
大写尚长荣

陈云发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吟啸菊坛:大写尚长荣/陈云发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1

ISBN 7-309-02751-5

I. 吟… II. 陈… III. 尚长荣-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933 号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439 千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26.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尚长荣



《曹操与杨修》中饰曹操



中央领导祝贺演出成功







与京剧院的伙伴一起切磋交流



在复旦大学与青年学生联欢

# 序(之一)

刘厚生

陈云发同志约我为他的新著《吟啸菊坛》写序，虽然我近年已多次婉谢为人作序，却没有办法拒绝他的要求。原因很简单：这本传记的传主是尚长荣。

为了写此序，我觉得应该仔细想想我同长荣 10 多年来的接触中的感受。但是，用不着我在脑子里多方捕捉我对他的印象，很快就两个鲜亮的大字自己跳了出来在我眼前闪烁：

“充实”。

我不知道用这个词来形容长荣是否恰当，我又想了一个多月，想来想去，还是这两个字：充实。

人的生活是会有充实的和空虚的两种形态——包括不同程度的中间交错形态。长荣属于前者。

看长荣的戏，无论是新戏还是老戏，李逵、曹操、歧王、魏征等等，都不是按程式规范浮在表面的表演，而是都让观众感受得到角色内在的性格心理的力量，感情的力量。30 多年前我看过《延安军民》，如今什么故事情节都模糊了，唯独长荣演的英雄连长张志勇手捧水罐的一段长唱，有内心的激情，也有外在的浑厚、稳重，至今难忘。近年的戏更加成熟，总给人一种如钟嵘《诗品·雄浑》中说的“真体内充”的印象。他的表演是充实的。

同长荣在生活中接触，常觉得他似乎有着做不完的事，又总是在思索自己和京剧艺术上的问题，总愿意和人讨论他在艺术上的许多理想，从来不觉得他脑空心虚，百无聊赖。



读这本传记,我也才知道他过去下放劳动也好,做剧团领导也好,都是勤勤恳恳,实实在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好,不是混日子,不做甩手掌柜,所以也是充实的。

特别是他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万里奔波的奋斗过程,更使他获得了常人难以得到的充实。因为这是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具体环境中常人难以做到的特殊景观。话要说得远一些。几十年来,我们的剧团基本上都是公办(过去叫国营)的,京剧界从前自由搭班的“散仙”们绝大多数都进入国家编制。这有很大的好处:安定,省心,有保障。许多过去需要自己烦心跑腿的事都由公家办了,自己不演戏光开会都拿工资。演什么戏,到什么地方演,演多久等等全都由领导说了算。甚至演得好或不好,也不是由观众评论,而是看领导点头还是摇头。但这种情况也有副作用:主要演员的能动性和艺术创造的道路就十分微弱和狭窄了。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批白专,批个人主义,批“右派”,批封资修、洋名古,特别是批“黑帮”,弄得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生命尚且难保,谁还敢做“出头鸟”。一切问题都要等上面指示,一切困难都要靠领导解决。

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兴起之后,这种现象积重难返,余孽犹存。人们多年习惯了抬望眼、仰天伸手的姿态仍然改变得很慢。京剧不景气,剧团减少,演出困难,人员流失,更使得人们顾虑重重,朝不虑夕。虽也有人奋力突进,但更多的人总想找大树遮荫而不愿自己去植树。能够一年演上几场戏或参加几次晚会保持住令名,或者能依附在某个流派大纛下争得一个“传人”的招牌就算不错,得上一两个奖,更是万事大吉。意志消磨了,剧种责任感冲淡了,但求守成,少想创造,不为天下先,这就使得京剧颇像红楼贾府一样,“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正是在这样阴晴不定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末期,忽然冒出了一个尚长荣抓《曹操与杨修》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曹操与杨修》在1988年的成功演出,震动了全国京剧大地。整个过程富有戏

剧性，本书中有生动的介绍，不用多说。我这里要说的是，不仅这个戏在艺术上给我以大的惊喜，而且这个故事使我看到了一个知名的演员是如何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等不靠，自己找剧本，我能演出的剧困，真是像攀登蜀道那样曲折奔走，锲而不舍。在过去这就会被认为是“个人奋斗”而受到批判；但长荣和这个大戏的成功证明，同整个京剧事业的利益完全一致的个人奋斗没有什么不好。这种刻意的追求锻冶了长荣，更充实了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但是找到了陈亚先的剧本，找到了上海京剧院，碰上了同样有理想有抱负的导演马科，还只是故事的一半，还要共同进行更高层次的追求：把戏排好、演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精品。这一过程，请读者欣赏本书第二十六章“苦排《曹操与杨修》”，我以为写得很好，从中可以看出把一出好戏排练成熟要下多大力气，苦练出多么丰富的充实的内功。顺便说一句，这时长荣已经 50 岁上下了。

长荣没有把《曹操与杨修》的成功当做他理想的尽头。他马不停蹄地又向莎士比亚进军。由《李尔王》改编的《歧王梦》和后来再次改编的《李尔王》一折是他新的追求。这是永不满足者才敢干的“风险投资”，因为这样的改编和演出本身就有浓厚的实验意义。这种实验的努力，无论有几分成功或几点不足，都使长荣获得新的充实。他没有吃老本，没有坐等，他还在追求，还有收获。终于他又在《贞观盛事》中抓住了一个魏征。

艺术上的理想和对理想的追求，当然来源于对自己和对京剧的现状的更高期待，由此必然引起对学习的渴望和追求。这方面我所知不多，但我可以请出长荣的老朋友、著名导演陈薪伊谈长荣的话：

“我们都是从陕西出来的，我在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他在陕西省京剧团……早在‘文革’前，只要我们陕西人艺演戏，他都去看，看后总要和我们聊聊……”

“尚长荣不但阅读中国文学名著，也爱看雨果、巴尔扎克、托尔

斯泰的小说，还爱看西方电影，大量地观摩话剧、舞剧、歌剧，外国音乐也听得很多，他喜欢帕瓦罗蒂、多明戈。他从各方面吸收文化营养，而且永无止境。”（《上海京剧发展战略论集》458页）

这样热爱学习，刻苦学习，“多方面吸收文化营养”的演员，能不充实吗？

我觉得长荣给人的这种充实感在当前十分难得，为有这样充实内涵的演员写传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是应该指出，具有这种充实内涵的演员并不仅是长荣一人，实际上这原本就是中国戏曲界的优良传统。在京剧界，我们可以并不困难地举出不少为人们熟知的前辈风范：

比如梅兰芳，在20年代30年代条件下，排除各种困难，访日访美访苏，把京剧宏扬到世界；而在民族敌人屠刀下敢于蓄须明志，拒绝为敌人演出……

比如周信芳，青年时期迷恋谭鑫培，到处追着看他的戏，却又不迷信，敢于对谭一分为二，写文章公开评论谭的优缺点；抗战初，在日寇包围中更公然在他演出的舞台口两边长期挂上《文天祥》、《史可法》两出以民族英雄命名的戏的预告……

比如盖叫天，家中塞满了各种各样磁塑人像，奇形怪状的工艺品，完全不是玩古董，而是经常默对、联想，启发自己的艺术想像力，创造新的形象身段；他第二次（腿部）骨折后被庸医接歪了，他咬着牙自己把腿在床沿上猛磕，使骨再折再接……

又如李少春，正式拜余叔岩为师，一生都崇敬师尊，却不把自己囿于余派的老戏之中，演新戏，演大戏，演现代戏，每一个戏都像狮子搏兔，全力创造新形象，终于形成他独有的风格……

这些先贤事迹（当然不止这几位，地方戏里更多）都说明他们是何等热爱自己的艺术事业，他们都有为京剧献身、发扬发展京剧的理想，有所为有所不为，一生都在作不懈的主动追求。因此我们每想到他们都觉得每个人都是充实的闪耀光辉的生命。我想，长

荣是继承和发扬了前辈的精神：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以他所可能的方式不断充实自己，为京剧艺术开辟新的境界，为自己争取新的成就，使自己更加成熟，更加充实。

于此，我想可以归总地说，什么是充实？充实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高度的剧种责任心；充实就是要有主动的不停顿的追求，就是要努力学习，不怕困难，不浪费时间，在待人接物上正直、真诚、善与人同……长荣至今还是走在这条大路上。

我同本书作者陈云发同志在戏剧界活动时相识，后来我们不断地保持联系。我相信他是选准了一个写传的好对象；他用了四年多时间写此书，认真严肃，我也相信这将是一本会受到戏剧界同仁和广大观众、读者欢迎的书，我特别希望喜欢京剧的青年和戏剧界的青年同行们能用心阅读，汲取营养。

2000年4月，北京

(作者为原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戏剧理论家)

5

## 序(之二)

戴 平

写一本人物传记，用了四年多时间，在有些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之风大盛的今天，可以说是殊为难得的了。陈云发为尚长荣作传，两个大忙人，忙中偷闲，合作四年，终于得书一部——《吟啸菊坛》，30多万字，为当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留下了艺术生涯的轨迹，也为弘扬京剧艺术作出了一份贡献。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几年前，就听说陈云发先生有意写尚长荣传，我很赞成。为尚长荣作传，陈云发先生可谓是十分合适的人选。他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又担任过多年的《上海戏剧》杂志的副主编，对戏剧有颇深研究，写过许多戏剧评论文章，尤喜好京剧，对花脸艺术情有独钟。有这几个条件，只要作者和传主努力合作，积以时日，我当时想，这本书是一定能写好的。现在书成，陈先生命我写序，却之不恭，只得勉力写几句外行语。

近10年来，在当代戏剧家的目光里，忧虑的色彩大于欣喜的色彩。有的戏剧家甚至惊呼：戏剧出现了危机。许多老戏迷也叹息道：今天京剧的“四大名旦”在哪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观众被吸引到足球比赛、时装表演、卡拉OK那边去了，剧场的不景气也是明白无误的现实。但是，我们的戏剧家们并没有泄气，他们正在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对当代戏剧的内容和形式，动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手术，创作了不少新的剧目，试图把观众重新吸引到剧场中来，并获得了可喜的成功。其中也涌出了一批新的戏剧革新家。尚

长荣,即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这本人物传记的价值,不止于记录了尚长荣大半生的艺术成就,它为研究中国京剧史的现代部分,提供了十分翔实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本书,既写了尚长荣,也兼写了他的父亲尚小云。对“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晚年生活和艺术成就,过去似很少有人提及。作者在这部传记中有关尚小云的记述,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传记中,作者花了相当的笔墨写了尚长荣的成才之路,自然不能不写尚小云。梨园世家,言传身教,对于尚长荣的成长,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专攻青衣花旦的尚小云,并没有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小花旦,而是另辟蹊径,因材施教,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出色的花脸。这一点,对从事艺术教育的人们来说,是特别有启发的。

2 陈云发先生写尚长荣传,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把重点放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这是因为对尚长荣来说,1987年是他的艺术生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辞去了陕西省京剧团名誉团长的职务,调到上海京剧院当了一名演员。对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来说,在目前的体制下,当好团长和当好表演艺术家,似乎是熊掌和鱼,两者难以兼得。传记中有这样一笔:1987年,当了团长后的尚长荣,这位获得过“梅花奖”的著名中年花脸演员,一共只演了四场戏,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行政事务中了。一个偶然的机  
会,一本《曹操与杨修》,把尚长荣吸引到上海来了。尔后的艺术实践证明,尚长荣的这次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艺术就是探索。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表现他自己所想表现的东西。梵高说过:“据我了解,艺术家这个词的意义是:‘我探索,我奋斗,我无条件地献身艺术事业’。”毕加索活了92岁,在他去世时,人们感叹“世界上最年轻的画家去世了”。因为毕加索一生不断变革画风,进行新的探索,不断超越自己。纵观尚长荣的表演艺术,一个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的



不知足精神。有人问他：“你认为你哪一出戏最成功？”他回答说：“我最好的戏是在下一台。”这句话充分显示了一位艺术家不断自我超越的勇气。他在每一台戏中，都倾注了一种强烈的探索精神。

新编历史京剧和新编传奇京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京剧的界碑式的作品。《曹操与杨修》整整磨了10年。尚长荣先生这10多年的艺术成就，是和这两出戏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花脸艺术，在传承前辈花脸艺术的基础上，糅进了旦行的柔婉，武生的刚劲，老生的沉稳，丑角的诙谐，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成一派。关于这两出戏，陈云发先生把大量散见在各报刊上的有关材料，悉心作了收集整理，包括尚长荣为“上海京剧万里行”演出团所写的“团歌”，都一一记录在案。对这两出戏的创作全过程，尚长荣的表演艺术以及广大观众，特别是大学生观众的强烈反映，作者也都作了详细的记载、研究和分析。“到斯坦尼故乡去播撒京剧种子”和“京剧万里行”这两章，生动地记述了《曹操与杨修》在国内外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作者提供的材料雄辩地证明：京剧艺术作为世界三大表演艺术体系之一，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消亡”，也没有接近“尾声”。只要戏好，就会有观众，京剧还是有人看的。那种以为戏曲已无药可医、只能寿终正寝的意见，至少是一种短视之见。因此，写尚长荣传，其意义非同小可。它是为重新振兴京剧、振兴中国戏曲雪中送炭。我们应当对陈云发先生的长时期的努力，表示欢迎和赞赏。

对这本传记的文字，作者也是花了不少功夫的，不少章节有很浓的文学色彩。全书32章，情节跌宕起伏，很有可读性，相信关心戏曲的观众和广大青年读者是会喜欢这本书的。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著名戏剧美学家）

# 目 录

序(之一)	刘厚生 [1]
序(之二)	戴 平 [1]
一、童年的色彩	[1]
二、“娃娃生”	[17]
三、心中的偶像	[29]
四、跨进净行之门(拜师一)	[43]
五、初结上海缘(拜师二)	[56]
六、南方风情惹人醉	[69]
七、“倒仓”前后	[79]
八、潜心博学(拜师三)	[89]
九、西行与南下	[104]
十、在三秦故都落户	[116]
十一、“侯门”深似海(拜师四)	[131]
十二、走向成熟	[147]
十三、尚门大会师	[161]
十四、幸福的婚恋(上)——收紧红线	[176]
十五、幸福的婚恋(下)——花好月圆	[185]
十六、在军营和农村	[196]
十七、《秦岭长虹》在火热的建设工地诞生	[215]
十八、“恶梦”(上)——“文革”大风暴中的尚家	[228]
十九、“恶梦”(下)——“奶奶后门走”	[241]

二十、重返菊坛的艰难历程	[256]
二十一、春天的召唤	[268]
二十二、在剧团领导岗位上	[286]
二十三、蓄势待发：《张飞敬贤》	[300]
二十四、彷徨中的曙光	[320]
二十五、新的求索	[334]
二十六、苦排《曹操与杨修》	[347]
二十七、第七代“活曹操”	[367]
二十八、到斯坦尼故乡去播撒京剧种子	[384]
二十九、“雁”飞东海之滨	[399]
三十、龙的传人格外亲	[415]
三十一、“京剧万里行”	[430]
三十二、《贞观盛事》——雄关漫道犹未尽	[447]
附录 京剧概说	[469]
后记	[483]